

埃及圣书字和楔形文字音补的比较

张春风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所, 重庆 400715)

内容提要 本文以埃及圣书字和楔形文字的音补为典型, 对其分别做出分析与比较, 埃及圣书字中的音补补充的对象为音符, 楔形文字补充的对象为意符。圣书字音补主要起着精确语音和审美的作用, 而楔形文字的音补主要精确语义和标明语法的作用。我们将音补理论移植入其他文字时, 需要注意这个差异。同时要注意音补的本质特征是附属地位, 当地位改变时, 我们认为不合适再将此作为音补。

关键词 音补 圣书字 楔形文字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honetic complements between Egyptian Hieroglyphic and cuneiform writings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Document, South 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Zhang -Chunfeng

Abstract: The essay do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honetic complements in Egyptian hieroglyphic and those in cuneiform writings. Phonetic complement in Egyptian hieroglyphic complements phonogram, and it plays accurate role in pronunciation and aesthetic role in appearance. However, phonetic complement in cuneiform complements logogram, and it plays lexical and grammatical parts. When we will apply phonetic complements in other scripts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hese differences. Whatever what kind, the essence of phonetic complement is subsidiary, if this nature is changed, we should not consider it as phonetic complement.

Key Words: phonetic complement; Egyptian hieroglyphic; cuneiform writing

一、音补研究概述

音补理论 (phonetic complement) 是国外学者在破译埃及圣书字和楔形文字发现的一个规律, 音补的发现有利于文字的解读。后来学者发现音补理论在意音文字中具有普遍性, 继而推广到玛雅文字、日文的研究之中。国内研究音补的理论尚少, 最为系统当属唐均先生 (2009) 的《楔形文字和契丹女真文中的音补结构比较》, 文中介绍了音补的缘起, 音补在不同文字系统的运用, 以及音补在契丹女真文中的运用。邓章应先生 (2009) 《东巴文音补初探》又将此理论运用于东巴文之中, 使音补的内涵和外延更为丰富。近有也有人将音补运用于汉字^①, 似乎音补成了意音文字中都存在的一个现象。

在不同文字系统中，各学者在研究音补时为了适应该文字系统，音补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迁移，这就有必要重新审视音补概念的缘起。这项研究有利于了解音补在不同文字系统、在不同成熟程度的文字之中所做出的概念的调整。本文选取圣书字和楔形文字为比较对象，比较其共同及相异之处。从而有利于今后国内学者对音补的进一步研究。

二、圣书字和楔形文字音补内涵的比较

音补在研究埃及圣书字和楔形文字时中都用术语 *phonetic complement*，在所有文字系统中的共性表现为赘余现象 (*redundant*)，是附属部分，主要功能是消除歧义，精确读音和语义。在早期有些国外学者的著作中，圣书字和楔形文字中的音补概念也是混淆的，如 David Diringer 就在其著作《文字》中认为两者就没有差别^②，I.J.Gelb 也持类似看法^③。但是后来的学者逐渐形成了圣书字与楔形文字中各自不同的音补，主要表现在使用范围、性质内涵、具体功能上。

(一) 圣书字中的音补

音补在圣书字中的内涵较为纯化，一般情况下，音补补充的对象是音符 (*phonogram*) 的部分语音或者全部语音。也就是说，一个单辅音 (*uniconsonantal phonogram*) 可以去补充一个含有双辅音 (*biconsonantal phonogram*) 的结构或者一个含有三辅音 (*triconsonantal phonogram*) 结构。有时，一个双辅音可以去补充一个含三辅音的结构。但一个双辅音一般不可以用来补充含双辅音的结构，一个单辅音也不可以去补充只含单辅音的结构^④。音补的位置并不随意，可以添加在依托的双辅音或三辅音之前，可以添加其后，但一般主要以后置为主。

1. 圣书字音补的使用范围

圣书字音补的使用分布在包含双辅音或者三辅音结构中。也就是说圣书字的音补依托于含有双辅音或者三辅音的结构，这些双辅音或者三辅音一般都充当音符，音补所补充也就是音符的部分读音或者全部读音。补充意符 (*logogram*) 和补充定符 (*determinative*) 的情况很少。

例 1:  *md + d + w, 实际音值为 mdw, 意义为舌头。d 补充双辅音  md^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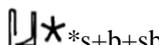
例 2:  *mr+r+定符, 实际音值为 mr, 意义为爱。r 是对双辅音  mr 的补充,

与定符  无关。

例 3:  *r+定符, 实际音值为 r, 意义是太阳。意符  完全等于词义太阳，但埃及学家一般都不将此类情况作为音补。

例 4:  *cnb+n+nb, 实际音值是 cnb, 意义是生活。n, nb, 是对三辅音

 cnb 的补充。

例 5:  *s+b+sb, 实际音值是 sb, 意义是星星。在这个组合中，看似  s 和  b 在补充意符  sb。实际上将此认定为音补，主要是将  sb 看作是三辅音 sb, 也就是说  s 和  b 补充的是三辅音  sb 的部分语音^⑥。

埃及圣书字中音补补充的对象是音符，音补本身不发音。当双辅音或者三辅音兼职作意

符或者定符时，只有在此种情况下才认为音补补充的对象是意符或者定符，如例 5 所示。但例 3 所示的组合，其意符不兼职充当音符的角色，不可以当作是音补。所以埃及圣书字中的音补本质上补充的对象是音符。

2. 圣书字音补的功能

在圣书字中，音补主要有两个功能，其一是提示读音，精确读音，其二是美学上的需求，为了书写的美观。

①提示读音，精确读音^⑦

 (座位)，可以读作 **st** 和 **h₁tm**，一个符号对应多个读音容易造成混乱，此时添加音补可以精确读音。

例 1：读作 **st**

 * **st**+**t**+定符，实际音值为 **st**，意思为王位、处所、坐。  **t** 补充双辅音  **st**。

例 2：读作 **h₁tm**

 * **h₁**+ **h₁tm** +**t**+定符，实际音值为 **h₁tm**，意思为消失。  **h₁** 和  **t** 都补充三辅音  **h₁tm**。

音补的出现，解决了一个符号对应多个语音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音补并不是单纯只是赘余，成为非单辅音的附庸。在圣书字中，提示读音现象最为明显，体现了对“词音的分析”（陈永生 2010:116）。

②审美需求

在含有双辅音和三辅音音符的结构中，音补并非强制添加，可有可无。有些音补的添加只是增加版面的美观，这主要和圣书字的用途有关。圣书字作为神圣的文字书写于墓室、棺材或者石碑上。一般在书写中不允许有过多的空白出现，在空白的地方即用添加音补的方式来补充，以增加美感。如表示星星这个概念，既可以用意符 ***** 表示，也可以用添加两个音补的  * **s**+**b**+**sb** 来表示，也可以用添加 3 个音补的  * **sb**+**sb**+**sb** 来表示。书写形式的多样化，可以避免书写的单一，音补的使用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圣书字和艺术的关系也很紧密(陈永生 2010: 58)。

(二) 楔形文字中的音补

楔形文字系统包括苏美尔楔形文字、阿卡德楔形文字、赫梯楔形文字等，但其音补的功能大同小异，在使用范围、功能上基本保持一致。其音补是补充在意符之后，这就和圣书字中的音补补充音符有很大的区别。本文主要选择阿卡德（Akkadian）楔形文字为楔形文字的代表，用其他楔形文字加以辅助说明。阿卡德楔形文字中大量借用了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字符，这些符号被称为“苏美尔符”（Sumerogram），在转写中，用大写正体表示。

1. 楔形文字中音补的使用范围

楔形文字的音补通常补充的对象是意符，可以精确语音和语义。在楔形文字中，一个简单的字符就有很多种意义，音补就通常决定该字符的性质和意义。它通常启示的是第一个或者最后一个音节的读音。^⑧

下面以阿卡德楔形文字为例：^⑨

例 1:  =* **É**= bitum  =***É**-tim = bitim

，这是一个意符，起源于苏美尔楔形文字，表示房子的意思。在第二个结构中，

添加了音补  来表示其属格。意思为“房子的”。这是一例非常典型的楔形文字的音补，通过添加音补来改变其语法作用。

例 2:  = * AN=Anum  = * AN-ú = Šamû

 是一个意符，可以用来表示神，也可以用来表示天空。在第二个结构中，通过添加音补  来固定一个含义，只能表示天空的含义，只能读作 Šamû。

下面，以赫梯（Hittite）楔形文字为例（唐均 2009）：

 是赫梯文中表示“父亲”的意符，由 a 和 bu 这两个音符构成。其音补的形式包括—— *A-BU-aš 表示父亲（主格）， *A-BU-an 表示父亲（宾格）。唐均先生将此认为是赫梯楔形文字的音补，但本文不把此例作为楔形文字的音补。原因是  是由两个音符构成的，补充的对象并非是意符。著名的阿卡德楔形文字学者 I.J.Gelb 在 *Old Akaddian writing and Grammar* 中提出在意符之后添加音补，而非音符之后，Roger D. Woodard、John Heise's 等学者也持观点。故将补充对象为意符称作音补，是研究楔形文字的学者的一个普遍共识。

在楔形文字中，音补补充的对象是意符，而非音符，音符本身发音。由于苏美尔楔形文字、阿卡德楔形文字、赫梯楔形文字等是一个历时演变的关系，在阿卡德楔形文字中，借用了苏美尔符，在赫梯楔形文字中借用了阿卡德楔形文字的字符，添加音补还有区别文字的作用。

2. 楔形文字中音补的功能

楔形文字的音补主要包括两种功能，一是表示区别词汇功能（lexical），二是表示语法功能（grammatical）。^⑩

① 区别词汇的功能

区别词汇功能主要指区别语义的作用，在楔形文字中一个意符可以对应多个意义，添加音补的就是为了精确语义。

我们还是以  为例，它既可以充当音符，也可以充当意符，也可以充当定符。在充当意符时，还可表示多个意思。故在上一节中的例 2，即说明了音补对多义性符号具有很好的限定作用。

② 语法功能

语法功能主要指在楔形文字中，音补一般出现在词尾，可以表示性、数、格、时态等语法功能。此时音补获得了独立的语音，独立的语法功能，与表示词干的部分几乎可以分庭抗礼。

以阿卡德楔形文字为例（Archibald Henry Sayce 2005:28）：

例 1:  = *LUGAL=Šarrum

 是一个意符，用来表示“国王”。

例 2:  = *LUGAL-im= Šarri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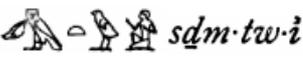
通过添加 ，用来表示“国王的”。

例 3:  = *LUGAL-i= Šarrum- I

通过添加 ，来表示“我的国王”。

以上例 2、例 3 是通过音补来改变属格。

这和圣书字中的音补产生了更大的差异。圣书字中也有在词干后添加词尾或者改变时态等情况，有学者就将此叫做“缀音”（suffix-pronouns），例子如下：

例 1:  (Alan Gardiner 1957:41)，表示我听见（主动态）；通过添加“缀音” *tw* 来表示被动态，即 ，意思为我听见（被动态）。

例 2:  (Alan Gardiner 1957:43) 表示男仆人， 表示女仆人。表示性别的差异，除了更换定符之外，还需添加“缀音”符号 \ominus t。再如在圣书字中表示儿子和女儿的构字也是如此。 表示儿子，更换成表示女人定符，添加“缀音”符号 \ominus t，即 ，来表达女儿的意思。

在埃及圣书字中，音补和“缀音”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音补是不发音的，“缀音”是发音的，用“缀音”来表示其语法功能。楔形文字中，音补发音。事实上，埃及圣书字中的“缀音”符号和楔形文字中表示语法功能的音补其内涵是重合的。这些差异只是由于学者们研究时约定俗成而产生的。

三、总结

（一）圣书字与楔形文字音补比较小结

圣书字中的音补补充的对象为音符，其音补本身不发音；楔形文字中的音补补充的对象是意符，其音补本身发音。圣书字的音补主要解决的是一个符号对应多个语音的的矛盾，而楔形文字中主要解决一个符号对应多个语义的问题。从相似性上来说，他们都解决了早期文字存在的语音语义模糊的矛盾，起着精确性的作用。从差异性上来说，圣书字的音补主要精确的是语音，楔形文字主要精确的是语义和语法。

（二）启示

“音补”是人为规定的一个概念，在不同的文字中有不同的阐述。圣书字的音补和楔形文字的音补就表现出了极大地差异性，在研究其他文字时为了适应其各自不同的情况，音补的概念又做了一定的调整。它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与迁移，所以我们在今后将音补运用其他文字之时，需要说明音补的概念，以免造成读者的混乱。

界定音补，无论是取向于圣书字式的补充音符还是楔形文字式的补充意符，总的原则是音补的地位不发生改变，即音补处于从属地位。我们认为，把汉字的拼合式的形声字作为音补的情况是不合适的。在汉字形声字中，意符主要是偏旁来充当，它不能像楔形文字中的意符那样表示整个词的意义。而且在汉字形声字中，意符的类化现象相当严重，其声符是占主体地位的。如果将声符界定为音补，那就扭曲了音补“补充”的含义。

另一个需要说明的是，音补在运用过程中究竟遵从圣书字音补的性质还是遵从楔形文字

音补的性质问题，则需要看运用的文字本身的性质和其对应的语言特点。

注释：

-
- ①详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Phonetic_complement,2001,<2010.9.3>
- ②详见 David Diringer, “writing” Thames and Hudson, London, 1962.p40-p46
- ③详见 I. J. Gelb, “a study of writin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second edition, 1963, p104 -p105
- ④见 Jacques Kinnaer, “the written language ” <http://ancient-egypt.org>,2006, <2009.7.21>
- ⑤此部分例子无特殊说明都取自《古汉字与古埃及圣书字表词方式的比较研究》，陈永生，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0。标注的星号后面是拟音，是研究者们研究方便采用的转写。
- ⑥此例见 Karl-Theodor Zauzich, Ann Macy Roth, “Hieroglyphs without mystery: an introduction to ancient Egyptian writing” ,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2.p22
- ⑦此部分例子取自 http://en.wikipedia.org/wiki/Egyptian_hieroglyph,2001,<2010.9.3>
- ⑧参见 Roger D. Woodard, “The Ancient Language of Mesopotamia, Egypt and Aksum” ,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p89
- ⑨ 此部分例子取自 John Heise's 'Akkadian “language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uneiform”’ <http://www.sron.nl>, 1995, <2010.9.3>
- ⑩参见 Roger D. Woodard, “The Ancient Language of Mesopotamia, Egypt and Aksum” ,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p89

参考文献：

1. 唐均，楔形文字和契丹女真文中的音补结构比较，[C]. 重庆：西南大学 2009 全国博士生学术会议论文。
2. 邓章应，东巴文音补初探，[C]. 重庆：重庆市 2009 语言学学会第七届年会论文。
3. 陈永生，古汉字与古埃及圣书字表词方式的比较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0
4. Archibald Henry Sayce, Lectures upon the Assyrian Language, and Syllabary [M]. London: Adamant Media Corporation,2005.
5. I. J. Gelb, Old Akkadian Writing and Grammar,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second edition.
6. Alan Gardiner, Egyptian Grammar: Be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eroglyphs, [M]. London: Oxford, The Griffith Institute, Ashmolean Museum, 1957., third edition.

作者小传：

张春风（1986- ）女，浙江湖州人，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所 2009 级硕士研究生，专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方向民族古文字比较。导师：邓章应副教授。

联系方式：E-mail:zhang225yu@163.com
15025488785